



▲吴阶平

著名医学家吴阶平逝世

享年94岁 曾任周恩来医疗小组组长

有人称他是“中国医学界第一位的人物”，他的个人经历一直为海内外传媒所关注。曾有媒体称其为“御医”——因为他曾是周恩来总理医疗小组的组长，曾主持、参与过许多位中国领导人的医疗会诊；还有媒体说他是中国“医务外交”的专家——因为他曾被派往印尼、菲律宾等国家为其元首治疗……

2日晚，新华社发出唁电：著名的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泌尿外科专家和社会活动家，九三学社的杰出领导人，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九三学社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十一届名誉主席，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吴阶平同志，因病于2011年3月2日21时1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一次偶然的骑车摔倒，让他与医学结下一生缘

1917年，吴阶平出生在江苏常州。1933年，16岁的吴阶平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科，从此开始了他传奇的医学生涯。

吴阶平的父亲吴敬仪在天津招商局和宝成纱厂当经理。吴阶平常带着弟弟们在院里玩。有一次他异想天开骑着自行车玩皮球，连车带人摔倒在地，伤了右臂，一直到很久以后伸屈仍不甚自如。虽然吃了些皮肉之苦，由此也结下了一生的“医缘”

——上世纪初，北京东单三条那座高墙深院的清朝遗老的“豫王府”被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买下拆掉，原址上盖起协和医学院。吴阶平来京治胳膊住在那里，他觉得恍如进了一座迷宫，下决心非到这里念书不可。

1936年，19岁的他考入协和医学院。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吴阶平作为全班成绩最好的学生，举着奖牌带领全班同学鱼贯入场。

行李都没带，他放弃美国优越的生活毅然回国

1947年，吴阶平被选送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进修，导师是著名泌尿科专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哈金斯教授。他在临床上不俗的表现令哈金斯十分赞赏。由于精湛的手术技术，吴阶平在美国得到了“三只手”的荣誉称号。

就在吴阶平即将学成回国时，哈金斯教授把芝加哥大学的科研大楼蓝图展现在他的面前：“这是你将来的实验室，这是办公室……不妨把家眷都接

来。”哈金斯真诚地挽留这位打算回国的学生。他没有想到，吴阶平拒绝了他的挽留。

拳拳赤子心、耿耿报国情使吴阶平态度鲜明地做了坚定的回答。他连行李都没带，急匆匆赶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回到了祖国。

1951年，吴阶平率领北京抗美援朝志愿手术队在烽火连天的战斗中抢救危重伤员，成绩卓著，荣立大功。

周恩来：健康问题找吴氏兄弟

上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在与邓小平的一次长谈中，向邓小平特别提到“健康问题可找吴氏兄弟”。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1976年，吴阶平与周恩来有着20多年的接触与交流。他是周恩来最信任的医生。上世纪70年代，作为周恩来医疗小组的组长，他曾经担负周恩来晚年疾病的治疗工作，为拯救周

恩来的生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1976年1月7日，周恩来留下了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吴阶平后来说，“就在那种时候他想的还是别人。听到那句话，我直掉眼泪……”（综合新华社、《扬子晚报》、《广州日报》）

医学贡献

【膀胱扩大术比欧美早20年】早在1959年，吴阶平设计了利用回盲肠进行膀胱扩大术，成功地应用于临床。该手术在上世纪70年代甚至80年代才作为最新的手术方法在欧美书籍上出现。

【1960年，他完成了我国第一例肾移植手术】

【吴氏导管让前列腺手术出血量大减】上世纪70年代，他还设计了特殊的导管改进前列腺增生的手术，使经膀胱前列腺切除术的出血量大为减少，手术时间缩短，被称为“吴氏导管”，在国内推广。

【创新结扎术领先美国17年】1957年首创输精管结扎时向精囊灌注醋酸苯汞以杀死残存的精子，术后后立即达到绝育效果（过去一般手术后都必须两三个月才有效果）。17年后的1974年，美国医学刊物才将这一方法作为新发明首次发表。

【印尼总统有伤风感冒也找他】1962年，周总理派他率领中国医疗组去印度尼西亚为苏加诺总统治疗由于肾结石而使机能受损的左肾，经过4个月的努力，取得了十分圆满的结果。吴阶平为此被授予印尼国家二级勋章。从此，苏加诺就算有个伤风感冒，也要不远万里把吴阶平请来。

【1968年始，他担任中央多位高级领导人的医疗小组组长】

《水宜生》特约连载



崔炳文 著

小昌在供销社门市上听到顾客的议论，跑到办公室找到报纸，一气读完，兴奋不已，一下午都心不在焉，一下班就骑着摩托“飞”了回来。他把摩托送到家就要去看石头，他妈拦住他说：“知道人家村里人咋说不？生个孩儿就要学韩振淇，我没听人家说要学你韩振昌，今年你要是考不上，明天我就把摩托车锁起来！”

喜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播开来。陈保省的门也被敲开了，兆主任拿张报纸走进来说：“陈总，世界也大也小，有撞车的，也有名字相撞的，你看，今年的理科状元也叫韩振淇。”说着，把报纸放在老板台上。

陈保省接住报纸看了几眼，脸上笑开了花：“不是重名，就是他。下面写得很清楚，学校、村名都有。真是龙生龙、凤生凤，他爷爷韩玉佩当年那是大名鼎鼎的人，冯玉祥都亲自请他出山，活到现在不得了。”

“小孩该吵就得吵，该打就得打，娇养儿出逆子，棍棒下出孝子，这小孩要不是我将他一军，能当啥状元？他爹只看眼前三尺远，叫他来这儿干服务员，干到老能干出个状元？这下好了，

将来一毕业就是国家干部。我听晶晶说，他在我老家淇河那大河岸边，头悬梁锥刺股，不知道黑夜白天，真动劲了。我的皮鞋、皮大衣都让晶晶拿给他了。今天中午咱喝两杯，庆贺庆贺。”

槐树庄真是好戏连台，没几天，又一个喜讯送到了老槐树下：韩振昌被东南财经大学录取了。

小昌妈满面笑容，推开韩家门楼的二门说：“你瞧，我一直说来看看石头，光说来就是来不到，现在小昌也考上了，咱两家都该好好乐呵乐呵了。”

1983年的金秋，韩振淇就要入校报到了。吃过晚饭，一家人坐在堂屋门前的石板上，韩世诚说：“石头，到学校以后，给县上、乡里写封感谢信，给你三爷、世信叔、晶晶他爸也来封平安信。到学校后不要老觉得自己是状元，要知道天外还有天，山外还有山。对了，明天你走的时候，带上这个，当年在咱家住的北京下放的专家也许就是你们学校的，你看，留言都是用的你们学校的信纸，下面落款是许豫杭，他妻子是位画家。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你留心找一下，要是他不在了，就交给他妻子或后代。”

韩振淇深深地点头。

三十六

韩振淇坐上了开往中国畜牧大学的公交车。窗外一座座大楼拔地而起，他的眼睛已经有点儿不够用了。当年，他上学的的第一首歌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现在，天安门就近在咫尺，真有点儿像在梦里一样。同车的有不少和他一样的新生，或由父母陪同，或是独自一人，背着大小包裹。恍惚间，他仿佛又看到了送他上车的陈晶，心里一时像打翻了五味瓶。

“小偷！”与他同排坐的一位女生，忽然喊了起来。

他一下子想起了陈晶上学路上被偷钱后的无助，一下子站了起来，怒吼

一声：“住手！”

小偷刚从女孩兜里掏出的手死死地卡在他的手中。

车内一阵骚动，那个女孩哭叫着：“我的钱包，还我的钱包！”

“钱包在这儿呢。”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从韩振淇的裤兜里掏出一个钱包。

韩振淇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一下成了众矢之的。车开进了派出所的大院。

警察要韩振淇拿出有效证件，他掏出了中国畜牧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车上一阵议论：现在真是世风日下，连大学生也当起了“三只手”。

旁边的一位女生扭头看到了韩振淇的名字，“啊”了一声，站出来作证，误会被澄清了。

中国畜牧大学校园幽静，古树参天。报到的当天下午，韩振淇就来到湖边的大树下看书。他想起车上的有惊无险，十分感激那位女孩为自己作证洗脱嫌疑，可惜忙乱之中也忘了问人家姓啥叫啥。不过，她的样子自己倒是记得牢牢的。

说曹操曹操到，一位眉清目秀的女大学生背着画夹来到他面前，吓了韩振淇一跳。

“还认得我，大英雄？我是许含之。能不能帮我个忙？我想画幅学习像，你能配合我吗？”

韩振淇站起来点了点头：“还没替你解围呢，能当你的模特我很荣幸，不过别画丑我就行。”韩振淇调侃说。

寥寥数笔，韩振淇埋头读书的形象便跃然纸上。许含之停下来，又端详他几眼后，低头添了几笔，合起画夹说：“能跟你同窗共读，我很荣幸。”

韩振淇有些不好意思，谦虚了几句后，他改变了话题，“你是美术专业的？”

“不是，这是我的业余作业。”她看了韩振淇一眼问，“你家人都是搞学问

的吗？”

“不是，我家里种地。”

“那，你们那里一定是风水宝地，人杰地灵。”

“是，有条淇河，源远流长，村里还有棵几搂粗的老槐树，是我们村的名片。”

“谢谢你的配合，有时间咱再聊。”姑娘走了。

韩振淇回到了宿舍，宿舍的人已经到齐，天南地北的来到一块儿，非常高兴。一位北京口音的学生从床上站起来说：“我说两句，咱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来到了一起，以后要在一个屋檐下睡觉，一个锅里搅勺，朝夕相处，共度四年的寒窗生活，我们要相互了解，知己知彼，咱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向东，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是北京的一张活地图，星期天去逛大街，我当免费导游；下饭馆吃海鲜，我给你们带路，不收带路钱，只管作陪就是。”大家一阵哄堂大笑。

“我叫玛纳沁夫，来自内蒙古大草原，是位无名歌唱家，想听草原民歌，只管找我。”一位脸膛黝黑、身材魁梧的小伙子做了个鬼脸坐下。

“我叫刘白羽，来自革命老区井冈山，跟著名作家一个名字，我很荣幸。”大家哄堂大笑，他却一本正经地说，“刘白羽奋斗了一辈子，也没有把诺贝尔文学奖捧回来，我要接过他的接力棒，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到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博大精深。”大家都为他拍手喝彩。

王向东又站起来说：“我听同学许含之说，有一位理科状元就在咱校，我相信她这话应该不假，因为她是咱校许校长的女儿，但我又实在不敢相信。我觉得这位新科状元的脑子比计算机还要好使，他会上清华，上北大，不会上咱这烂学校。就是在咱学校，我断定他也不会上咱宿舍。他要真的放着清华、北大不上，选择咱学校，我相信他

脑子肯定有病，而且还病得还不轻。”他的话又惹来一阵笑声。

韩振淇也跟着大家笑了笑，很平静地说：“他也没什么与众不同吧，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我也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韩振淇，来自农业大省河南。”他把话题一转说，“许校长叫什么名字？”

“许豫杭。你想不想认识？改天我领你到他家去。我和他女儿许含之是从小到大的同学，关系很好，他爱人是位著名画家，人民大会堂都挂着她的作品。”

韩振淇心头一震，心想，莫非这就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他又转念一想，天下同名同姓的比比皆是，“刘作家”不就是个现成的例子吗？

其实，韩振淇有所不知，许校长还真就是十几年前在槐树庄接受劳动改造的“许臭九”。他是共产党解放后培养的畜牧业优秀大学生，毕业后国家出巨资派他出国深造，有人戏称他是“用金块打造出来的畜牧业专家”，回国后被分到中国畜牧大学任教，承担着国家重要科研课题。“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成了批斗典型，在学校里他被造反派批斗得晕头转向，生不如死。1969年，他被秘密下放到槐树庄隐姓埋名劳动改造。对于一个学者来说，终断他的学术研究就等于终断他的生命。身心的摧残，学术生涯的终断，使他走上了轻生之路。（34）



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
鹤壁专卖：鹤壁日报社1楼
热线：3338633 13323926333